



肖复兴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创作较为活跃，收获颇为丰厚的作家之一。他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曾先后担任《小说选刊》副总编，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等。著有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、报告文学集、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一百余部。《音乐笔记》获首届冰心散文奖，《忆秦娥》获第三届老舍散文奖等。

他的散文创作涉猎范围很广，有的抒写亲情，有的描画世事，有的洞察人生，有的谈艺随笔。这些作品朴实无华，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看上去颇为平常的故事，而正是在这一系列似乎谁都可能经历的故事中，作者写出了他对生活的独到观感，写出了人的处境，人的精神渴求，写出了社会在其演进发展过程中的细微变化。

不久前，肖复兴的散文集《十万春花如梦里》刚刚付梓。新作中，71岁的肖复兴述往怀人，深沉恳切，呈现了亲人之间、师友之间、名人之间诸多真诚而美好的情怀。近日，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远程连线肖复兴先生，跟随他一步步坚实的脚印，在字里行间中感悟一书一时代、一书一人生，领略那些经岁月沉淀而愈发厚重的真诚、美好、爱和感动。



肖复兴近照

谈北京：

“北京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北京，是别的任何一座城市所不能取代的。”

记者：您最近在进行与北京主题有关的散文书写，比如出版了《十万春花如梦里》《我们的老院》《蓝调城南》等，请问北京在您的写作中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

肖复兴：北京主题方面的写作，确实是我一直努力想做的事情。大约十四年前，我偶然路过前门，顺便回我们的老院看看。那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老会馆，我在那里住了21年，一直到21岁去北大荒，从北大荒回北京后，又在那里住了几年，可以说，我所有童年少年和青春期的记忆都在那里。

让我惊讶的是，许多以前的记忆，已经被现实涂抹得面目皆非，我们的老院和那条明朝就有的老街，也都已经变得面目皆非，到处张贴的是拆迁布告。当时，我心里想，我来晚了，如果再晚，恐怕好多地方还得拆，该抓紧点儿了。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所有的记忆在那一瞬间被打开复活。北京主题的写作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

北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北京，就是因为有自己的历史、自己的文化，是别的任何一座城市所不能取代的。对于我，阅读北京，是一件需要不断重复的事情。尽管我几乎一辈子都在读北京，但未能真正读懂它。

一连几年，只要有空，我都回去那里看看，找老街坊聊聊。这座城市，有我和他们共同的情感。2006年出版《蓝调城南》的时候，我在书中引用了土耳其诗人纳齐姆·希克梅特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人生有两

件东西不会忘记，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。

不断重读北京，是我这些年来的功课，不仅是为了写作《蓝调城南》《我们的老院》《八大胡同捌章》《十万春花如梦里》这几本书，更是为了不断加深了解认知北京城的感情的必需。苏珊·桑塔格说：最有价值的阅读就是重读。她强调了重读的价值与意义，指出了最重要也最有效的一种读书方法。其实，无论读书，还是读人，或是读城，重读都是必须的，因为这是读懂的入门基础，是读懂的知识储备，是历史与现实之间有效的链接，既是相互链接的桥梁，也是彼此映照的镜鉴。

作为一座古城，北京的面孔不应该仅仅是高楼大厦，那很可能只是另外一座城市的拷贝。母亲和城市的面孔，可以苍老，却是不可再生的，经不起我们肆意的涂抹和换容。我希望以我自己浅薄的努力，为这座城市写传。世界上有很多作家毕生专门为一座城市写传，比如芝加哥的索尔·贝娄和德莱赛，都柏林的乔伊斯等。我只是觉得自己做的太晚了，再有就是能力不足。

谈新作：

“这本书中写的全部是人物，这些人物对我至关重要。”

记者：《十万春花如梦里》中提到的那些人物对您来说有何意义？

肖复兴：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本重要的书。您看得很仔细，说的很对，这本书中写的全部是人物，这些人物对我至关重要。

这些人物包括我的父母、姐姐、弟弟、亲人，我所结识或并未结识过的前辈作家或同辈作家，我所喜爱的艺术家这样三部分。最后一篇《蔡立坚祭》，写的是当年的知青蔡立坚，在上山下乡运动中，她曾

经影响过一代年轻人。今年正好是知青上山下乡50年，这篇文章放在压轴的位置，也是有意为之的。所有这些人，对我影响是极大的，可以说从童年到现在，影响着我的一生。

这本书的封底写了这样一段话，写得非常好，其中最后一句：“所有的悲欢离合，都源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深情。”这种深情，应该说，来源于书中我所写到的那些人，亲人用他们的爱，作家和艺术家用他们的作品，知青朋友用他们和我青春与共的命运，为我打下的情感的底色和情感的厚度。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，从来都是从心灵到心灵，从情感到情感，所有再厚重再复杂的历史，再浓烈再难忘的回忆，从心灵深处潜在而涌出难以平复和抑制的情感，都是写作的最初出发点。

谈音乐：

“《音乐欣赏十五讲》让我童年未竟的弦上之梦，变为了纸上之梦。”

记者：音乐也是您创作的重要主题，您还出版过《音乐欣赏十五讲》之类的普及书，您对音乐有什么情结？

肖复兴：如您所归类，音乐方面的书确实也是写作的一个方向。2000年我出版了第一本音乐方面的书《音乐笔记》，2002年出版了第二本《聆听与吟唱》。前者，写古典音乐；后者，写摇滚音乐。

起初，只是个人的一种偏好，因为我读小学的时候，非常喜欢音乐，最早是花了一角多钱买了一把笛子，学习吹笛子。后来又学过二胡。再后来，我想学高级点的小提琴。那时，家里生活拮据，没有钱给我买挺贵的小提琴。我父亲对我说：干什么都要专一，你看看人家陆春龄，靠一把笛子照样吹出名气！你先好好学你的笛子！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陆春龄这个名字，前几

天，看报纸，看到九十多岁的陆春龄去世的消息，禁不住又想起当年父亲对我的数落。

2004年，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大学的通识教材出版了我的《音乐欣赏十五讲》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，因为我只是业余的发烧友而已，没有一点专业的背景。更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本书直到今年还在再版。无疑，这给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，让我童年未竟的弦上之梦，变为了纸上之梦。当然，这也无形中给了我好大的压力。不过，我又想，反正我也不是学音乐出身，只是爱好而已，说错只当是无知无畏吧。

谈当代文坛：

“我们的文学应该更自觉更主动地身处并投入这个时代的激流之中。”

记者：您曾任《小说选刊》副总编、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，从事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工作，请问您对最近这些年文坛有何看法？您认为当代文坛或者说文学创作出现了哪些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？

肖复兴：在《小说选刊》和《人民文学》工作的时候，尤其是在《小说选刊》，每月要看的小说真的很多，那时候，我开玩笑说我是职业读者。退休之后，惭愧的是，我对当代文学关注不多。但是，当代文坛给我的感觉还是有的，一个感觉是新人辈出，而且，比起我们这一代，年轻的一代，起点都很高。

本来，文学的事业就应该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这是这个事业发展的症候，也是这个事业未来的希望。另一个感觉，是如今的作品，无论长短或样式，都更为丰富多样化，从文学意义而言，更回归文学本身，而且，向着文学应有的深度进发。

当然，从另一方面讲，也就使得文学相应的更为内化。和以前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相比，如今的文学，从某种程度或角度而言，更属于精英，而不属于大众；有的文学特别是有的报告文学，屈膝于权势和资本、市场或评奖，而缺少真正大气磅礴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作品。面对今天变革开放的时代，我们的文学应该更自觉更主动地身处并投入这个时代的激流之中。■

（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青年学者汪荣博士对本文采访亦有贡献，特此鸣谢）



肖复兴速写作品